



07.8

24

兒童文學研究

24

87
1207.8
4
3:24

兒童文學研究

第二十四輯

目 录

浇灌和扶持

——和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作家的谈话	胡锦涛	1
关于儿童文学创新的思考	束沛德	3
路，越走越宽	刘厚明	10
我们的心意	郑 马	18
创新小议	任大霖	19
脚踏着祖国母亲坚实的大地	叶 辛	21
儿童文学观念的更新	曹文轩	26
儿童小说实际上是少年小说	梅子涵	33
走向广阔的地平线		
——儿童小说创作之管见	董宏猷	38
花溪少年儿童小说座谈会杂想	蔺 瑾	45
创作观念更新的基点	张 微	50
用真挚的情感打动读者	袁丽娟	55
幼儿文学漫谈	陈伯吹	57
给幼儿写童话	金 近	64
断想篇	鲁 兵	66
幼儿童话创作问答	冰 子	72



B 207522

幼儿生活故事与儿童情趣	任大霖	76
儿歌，真善美的花朵	圣野	84
幼儿诗歌的音乐性	金波	93

童趣美和时代美	杨羽仪	102
浅谈儿童散文的情味	陈益	106
点滴话短章	曹雷	110
民俗与儿童散文	山曼	114

同情与爱

——读陆初的一组动物小小说	孙建江	120
---------------	-----	-----

话说寓言	刘晓亚	124
------	-----	-----

一位可敬的编辑

——记何公超同志	金近	128
----------	----	-----

童话在香港

附：香港儿童文学写作人名录	[香港] 何紫	131
---------------	---------	-----

与青年朋友讨论儿童文学	阮章竞	141
-------------	-----	-----

封面设计 郑国华 本期尾花 刘建成 徐守源

编者按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贵阳召开了“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与会者有十七个省市的近六十位同志。会议贯彻“百花齐放”方针，大家畅所欲言，各自阐述了对儿童文学的看法与估价。现将会议发言选刊于后，以供读者思考、研究，为求对繁荣儿童文学创作有所裨益。

浇灌和扶持

——和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
作家的谈话

胡锦涛

今天来看望大家。我听说是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特别感兴趣，也想对社会上不重视儿童文学，认为是“小儿科”的现象，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特地来对同志们表示欢迎。

这次在我们这儿开会，对我们贵州的儿童文学创作是鼓励、鞭策和促进。我们贵州有个儿童文学双月刊，叫《幼芽》。“幼芽”这两个字也反映了我们贵州儿童文学创作的状况：名副其实是一棵幼芽，理应得到全国各地的老前辈和作家们的浇灌和扶持。

各地作家聚会在一起，是来研究儿童文学创作的新形势、新发展、新问题的，这我可是门外汉，没有发言权。只是搞过青年工作和少年儿童工作，这上面倒有点体会，感到儿童文学作品，得是孩子的朋友，得让孩子们喜欢。首先是孩子们喜欢的朋友，然后才能同时是孩子们的老师。我在团中央工作时和儿童文学作家讨论

过：究竟八十年代的孩子喜欢什么？我想，要使孩子们喜欢和接受我们的作品，有一条，要有今天孩子们的感情，今天孩子们喜欢的人物形象和语言。我曾经试验过，把十来本儿童文学读物拿回家去，任孩子自己挑选来读。结果有的书他翻了几页就一扔，有的书他从头看到尾，有的书还读了不止一遍。我就想，我们确实应该考虑，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真正对孩子们起陶冶、激励和教育的作用。有一次，在北京开的儿童文学发奖会上，我很佩服孙敬修老爷爷，他讲故事，只要一开口，三句话就可以把孩子们吸引住。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在语言方面下功夫。

我是解放以后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现在回想起来，很多教科书里的东西记不清了，但当时读的一些作品，现在脑子里还有印象。这也可以说明，儿童文学作品在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是很起作用的。这个“没有见面的老师”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座的作家们都是浇灌祖国花朵的园丁，有为祖国未来的二十一世纪培养接班人的光荣职责。而你们这些老师和课堂上的老师不一样。课堂上的老师是和孩子们面对面的生活在一起的老师。你们是通过自己创作的精神产品跟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是一种特殊的老师，而这样的老师又是孩子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这里就有一个从思想情操、从道德修养、从启发智慧、从美的教育等方面，对孩子们进行熏陶、感染和培养的问题。因此，对儿童文学作家来讲，也许需要有比其他作家更广的知识面。成人文学作家可能有自己擅长的方面，比如专写某一个生活面。儿童文学作家面对的东西可能更宽，而且需要把一些复杂的、深奥的道理，一些哲理性的东西，通过孩子们能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学语言表达出来。这可能难度就更大一些。从这点讲，我很敬佩同志们，也很羡慕同志们。

希望我们的作家为我们的下一代创作出更多、更好、更美的儿童文学作品，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更加辛勤地创作，付出你们宝贵的心血和汗水。我想我们这些人，所有的家长们，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会忘记儿童文学作家们的辛勤劳动的。在我们祖国整个一代人的成长史上是会有你们的功绩的。

关于儿童文学创新的思考

一九八五年九月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又一次强调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些活动的唯一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

文学队伍是四化建设大军中的一个特殊兵种，儿童文学队伍则是这个特殊兵种的一个分队。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厦、塑造未来一代心灵的巨大工程中，儿童文学作家担负着“建筑师”的光荣职责，理应为孩子们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为培育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作出自己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两三年，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令人可喜的成绩。同成人文学一样，无论是在题材的开拓、主题的发掘、人物的塑造、手法的探索、风格的追求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儿童文学也正进入一个更新换代期。这里所说的“更新”，是指儿童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开拓和更新，这表现在对儿童文学的功能有了更为开阔的理解；对新时期少年儿童的特点，从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结合上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在创作思想上摆脱了一些陈陈相因、过了时的传统观念、道德规范的束缚。“换代”是指新时期已经涌现出一批年富力强、朝气蓬勃、与少年儿童生活

有着紧密联系、在思想、艺术上勇于探索的新作者。他们是活跃在儿童文学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

不能忽视或低估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新进展、新收获。然而，无论是作者、编者或读者又都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从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上，从报刊发表的评论文章和教师、辅导员、家长和孩子们的来信中，经常可以听到这种呼声：能够深深打动孩子心灵，为孩子爱不释手的精品太少了；新时期的儿童文学中，还没有塑造出足以与罗文应、小兵张嘎、小冬子相媲美的八十年代少年儿童典型形象，等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儿童文学作家在思想、艺术上开拓、创新的精神不够，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以为，认真探讨儿童文学的创新问题，对提高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创新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整个文学艺术的历史，可说是在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推陈出新的历史，不断地标新立异的历史。鲁迅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文学艺术就不能前进，不能发展，也就不能适应新时期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儿童文学也是如此，不创新，就不会为新一代的小读者所喜闻乐见。创新，是时代的需要，读者的需要，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应当热情鼓励、支持儿童文学作家去进行大胆的、有益的探索、突破和创新。

创新，包括思想内容上的出新和艺术风格、形式、表现手法上的出新。创新，是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应当体现伟大社会主义时代对少年儿童一代的期望和要求；真实而生动地反映新时期少年儿童丰富多采的生活；丰满地塑造八十年代少年儿童新人形象；采用为中国当代少年儿童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风格。我们探讨儿童文学的创新问题，应当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认识和回答创新与时代、创新与当代儿童特点、创新与传统的关系等问题。

时代的呼唤

儿童文学的创新,应当更好地反映新的时代精神,更加切合当前时代的需要。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培养一代“四有”新人。赵紫阳同志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写给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八四级学生的一封信中说:“你们是未来的人民教师。我们国家的振兴,需要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建设者。为了将来按照这样的目标去造就你们的学生,现在你们就要按照这样的目标来造就你们自己。”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党和国家对少年儿童一代的要求。儿童文学作家要有培养和造就一代“四有”新人的高度责任感,时刻意识到如何塑造一代新人的精神面貌,关系到子孙后代,意识到自己对祖国的前途和未来所肩负的崇高历史使命。我们面临的是变革的时代,振兴的时代。按照我国教育工作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要努力培养少年儿童一代具有开拓型、创造型、建设型的素质,使他们思想活泼,视野开阔,不畏艰苦,不怕困难,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开拓的精神,创业的精神,改革的精神,创新的精神,振兴的精神,献身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我们的儿童文学应当遵循自身的特殊规律,充分地、完美地体现这种新的时代精神。在过去的年代,儿童文学作家曾经塑造出一系列饱含着时代精神的英雄形象,对形成、培养少年儿童勇敢顽强的性格,发挥了极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如苏联儿童文学中的铁木儿、马特格索夫、卓娅、奥列格、古丽雅,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的海娃、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小冬子等形象,激励、鼓舞了成千上万个少年儿童读者,给了他们勇气、力量和信心。新的小读者热切地呼唤当代的马特格索夫、卓娅,呼唤当代的海娃、小兵张嘎。从生活出发,敏锐地感应时代的脉搏,捕捉现实变革中的新事物,把握新一代少年儿童的性格特征,努力塑造八十年代少年新人典型形象,是摆在儿童文学作家面前的光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儿童文学的

创新,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在表现新的人物、新的性格,反映时代精神、时代情绪方面,呕心沥血地探索 and 追求,以期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这样,儿童文学作家才能更好地担负起伟大时代赋予自己的重要使命。

我们要进一步克服“左”的思想影响,纠正对儿童文学功能的片面、狭隘的理解。但是,也不必讳言儿童文学的教育、陶冶作用。我们的儿童文学,就是要理直气壮地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年轻一代。但作品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并非抽象的议论、空洞的说教,而是要按照文学艺术的特征,通过对生活图景的真实描绘,借助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体现出来。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理想是同生活的真实性、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的。

在儿童文学领域里,作家的才华、激情、想象、幻想有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只要自觉地把创作自由与培养一代“四有”新人的责任结合起来,与加强两个文明建设、振兴中华的责任结合起来,儿童文学的创新就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地发展。

心中要有三亿六千万

儿童文学的创新,必须从我国当代少年儿童的实际状况出发。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心中要有个数,要牢牢记住我国有三亿六千万少年儿童这个“数”。这是我们的工作对象、服务对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对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就是要为三亿六千万少年儿童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满腔热情地为他们提供有益又有趣的精神食粮。儿童文学的探索、创新,不能离开对我们时代少年儿童的生活、思想、感情、心理和欣赏趣味的了解和研究,力求使我们的作品为亿万小读者所接受和喜爱。

我们要深入研究当代少年儿童的特点,从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结合上把握八十年代儿童的特点。不仅要了解、研究他们与五十、六十年代的儿童具有哪些共同的心理特征、性格特征,更重

要的是了解、分析他们在时代大潮的涌动下，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出现了一些什么新的变化。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搞活、开放和改革已经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现实生活变革的错综复杂，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量社会信息的迅速传递，日常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所有这些，自然会影响到当代少年儿童心理发展的趋向。在我看来，思想活跃，眼界开阔，上进心强，求知欲强，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创造，对四化大业充满激情和幻想，已经成为八十年代少年儿童生活、思想感情的主旋律。儿童文学作家努力把握八十年代儿童的特点，坚持从生活出发，真实、生动地表现出伟大时代丰富多采的生活在孩子心灵上的投影和折光，塑造出当代少年儿童的独特风姿，这样的作品就会富有时代的新意。

我们还要认真研究当代少年儿童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的发展、变化。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都要细心听一听小读者的呼声和意见，切不要用老眼光来看八十年代的少年儿童，不要低估了他们的理解、鉴赏能力。我不止一次地了解到这样的读者反映：现在很多小学生爱看《红岩》、《青春之歌》等成人文学作品，初中二、三年级的学生看杂志，读《收获》、《十月》的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有些写给成人看的历史题材小说，在少年儿童中也拥有大量读者；而专门写给孩子们看的革命历史小说，却反而冷落。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之么！？它提示我们：创作上的探索、创新，一定要与当代少年儿童的阅读能力、欣赏水平相一致；作品内容太浅、太简单，形式、手法陈旧单调，就不能满足他们的审美要求。另一方面，我们也还要考虑到，同成人读者一样，小读者的审美要求也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即使属于同一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由于生活环境、家庭教育、了解社会信息机会的不同，他们的欣赏趣味、理解和接受能力也不尽相同，甚至有较大的差异。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上，我听到一位来自四化建设第一线的业余作者发自肺腑的声音：“现在的儿童文学，更多地注意城市儿童，有点象城市儿童文学。”这是相当尖锐而又中肯的批评。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

正象全国还有部分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一样,有些农村、山区精神食粮供应严重不足。儿童文学作家要关注农村和老、少、边(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的小读者,千方百计地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合适的、优质的精神产品。如果我们在创作上的探索、创新,只是一味考虑为城市的或高层次的小读者“锦上添花”,而忽视了以至忘记了为农村、山区的或较低层次的小读者“雪中送炭”,那能说是尽到了关心、培育下一代的责任么?

借鉴为了出新

儿童文学的探索、创新,既不能离开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又不能拒绝借鉴外国的一切于我们有用的东西。历史虚无主义要不得,闭关锁国主义也不成。应当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从中外一切优秀文学成果中吸取养料,化为自己的血肉,创造出为中国当代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作品。

不少儿童文学作家,特别是一些中青年作家深感自己文化知识、艺术素养不足,怀有博览群书、开阔视野的强烈愿望。诚然,要提高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除了加强思想理论武装、丰富生活积累外,还需要锤炼表现技巧,掌握语言艺术。这就要下功夫向中外文学大师、名著学习,认真地研究、借鉴中外儿童文学的优秀成果。继承、借鉴正是为了创新,为了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古今中外文学成果中,各种艺术形式、风格、表现手法,凡是有利于更好地表现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儿童生活的,有助于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的,都应当采取“拿来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传统的表现手法或外国引进的新手法,写实的或象征的、哲理的或抒情的写法,雄浑、厚实的风格或恬淡、空灵的风格,可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只是有一点必须考虑:写出的作品要力求为不同层次的小读者易于接受,乐于接受。淡化主题、淡化情节也好,空灵超脱、飘渺悠远也好,总要让小读者看得懂,喜欢看。如果多数小读者看后,莫名其妙,如堕五里雾中,这样的探求

总不能说是成功的吧。

创作贵在独创。我们尊重艺术的独创性,鼓励作家标新立异,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民族之异,努力创作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好作品。在借鉴中吸取中外文学的精华时要多分析,多消化,融会贯通,不能生吞活剥,简单照搬;还要多思考,多了解自己,坚持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要注意探求同自己的经历、气质、个性、擅长、兴趣相适应的创作路子、风格,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不勉强从事自己所不熟悉、不擅长的题材、样式的创作。继承、借鉴还必须同了解、研究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对艺术形式、手法的探索,是从表现新的生活内容这个需要出发的。对生活有了新的独特的感受、思考和发现,才会寻求新的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法。正象作家柳青说的:“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手法。谁来创造这种手法呢?就是那些认真研究了生活的人。而不是认真研究了各种文学作品的手法,就可以创造出一种新手法。”我们的文学评论,要善于总结作家把借鉴与创造结合起来,把艺术探索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的经验,勇于支持作家在创作上标新立异,兼容并蓄,广开文路,为儿童文学的探索、突破、创新打开一条宽广的路子,切忌用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一种手法去排斥另一种风格、形式和手法。文学创新中的成败得失,要通过平等的、说理的自由讨论去解决。对于艺术探索中的失误,要采取宽容态度。

创新需要勇气。勇气从何而来?来自作家对国家、对民族、对未来一代的历史责任感,来自作家对生活的真知灼见。我们热切地期望儿童文学作家更自觉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思想武装,增强社会责任感,更好地投身于沸腾的四化建设和改革热潮,把学习理论与深入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对生活、对艺术的追求、探索建立在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为孩子们写出更多的紧扣时代脉搏、贴近儿童心灵、富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作品。

一九八六,一,八,

路，

越走越宽

刘厚明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中旬，在贵阳召开的全国儿童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我做了一次发言。从我自己的创作谈起的，引伸到儿童小说的创新，以及儿童文学观念的更新。依据这个路子整理成文，为使眉目清楚，分几节写并加上了小标题。

一、接受新的时代给予的启示， 抒写自己的生活实感

从一九八〇年算起，我写了近二十篇小说，数量不多，有影响的就更少。《儿童文学选刊》转载过其中的三篇：《绿色钱包》、《黑箭》和《阿诚的龟》。这三篇的主题，可以说都属于人道主义范畴。

《绿色钱包》是写一个偷儿，怎样被“拨动了他那根麻木已久的羞耻神经”，唤醒了做人的尊严感，从而走上正路。《黑箭》也是写失足少年的，写了一个仇视生活、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孩子，终于相信了“世界上好人毕竟比坏人多”，生活中仍然有爱，而且爱比恨更加强有力。《阿诚的龟》写于一九八三年，当时“一切向钱看”的风气甚嚣尘上，这种风气正在损害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阿诚的龟》的立意，就在于写出“在拜金主义风靡的社会氛围中，一颗纯洁、善良的童心”。

以这三篇作品为例,可以看出我创作上的变化。在五、六十年代,我的作品都是写品德教育主题的,还有些近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之作。那时候,人道主义思想是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写人道主义的主题作品,我几乎连想也没想过。只是在最近五、六年,这个创作“禁区”才被突破。我的人道主义思想感情,也只是在亲历了“十年动乱”那漫长、痛苦、残无人道的岁月之后,才从内心深处喷涌出来。于是,我不想再走老路,不满足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我想歌唱爱和善良,歌唱人性的尊严和美好的一面,歌唱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光辉。并且认为,经历了那种残酷年月的成年人和孩子们,需要用人道主义感情,疗养心灵的创伤。这就是这三篇小说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因此我想:要使我们的作品有所出新,说到底,取决于我们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和更新。“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出新之作绝不是往水里掺红颜色所能产生的。如果因循守旧,思想感情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那种水平,那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具有新意的作品来。“为新而新”是行不通的,正如掺进红颜色的水仍就是水,而不是血一样。我们只有深入群众生活,倾心地接受新的时代给予的启示,并坚持抒写自己的生活实感,才有可能在创作上出新。

话说回来,我近几年社会活动过多,下去生活的时间太少,新的感受、新的灵感也就比较少。我确信:作者的灵感,只有在生活的启示下才能活跃起来。对我来说,这是今后又须解决的一个课题。脱离了沸腾的时代生活,新的启示从何而来?新的感受又何缘而生?社会生活总是在变化,在发展,作者的思想感情应该尽可能地与时代同步。艺术固然有继承性,但贵在创新。创新既是对时代发展的要求,又是作者艺术生命所系。否则,多写一篇,少写一篇,跳不出老框框,实在没有多大意思。

只有不倦地、积极地探索生活真谛的作者,才能不断地写出创新之作。所谓“锐意创新”,就是坚持不懈地探索生活中的新课题,发现生活的新轨迹,形成的自己独特的观点。

二、关于塑造“当代少年新人形象”

“努力塑造当代少年新人”这一口号，已经喊得很久了。虽然在近几年问世的小说作品里，这种新人也出现了一些，但较有艺术说服力的并不多。庄之明的《新星女队一号》比较成功，虽然那个新人仍略嫌单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少年新人形象何其如此之少？是作者不愿写这号人吗？

不是。包括我个人在内的大多数作者，都愿意写出新人形象。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我想先举个我亲历的例子。一九八五年夏天我从香港访问归来，特意在深圳停留了九天，访问中、小学校，想看看在这个“领导改革新潮流”的特区，少年儿童面貌如何之“新”。在一所小学，我听到这样一件事——有个四年级孩子，把十几块电子表分送给了同学。这引起了班主任老师的注意。老师问他：你哪儿弄来这么多电子表？那孩子吞吞吐吐不肯说。老师便断定是他偷来的，报告给校领导，要求处分他。处分的架势一摆开，那孩子才说了实话。原来，他那十几块电子表，都是从一家电子表厂的废料堆里，拣来零件，自己组装而成的。这岂不恰可说明这个孩子很聪明，肯于钻研科学技术，有创造性吗？但是，班主任老师为了维护自己当初判断的“正确性”，怕在校领导面前丢面子，竟跑到那家电子表厂去问人家：你们的废料堆，允许别人乱动乱拣零件吗？回答是：当然不允许！于是，班主任老师便在班上宣布：某某某拣工厂的废弃零件组装电子表，是占便宜思想，是把公家财产据为己有的不良行为！他的那些电子表，必须交还工厂……看，一个有创造力的孩子，非但没受到表扬，反而落得很不光采，他那点创造性的小芽芽，就这样被压制下去了。

这件事说明封建教育思想，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根深蒂固。孩子们一面呼吸着变革时代的新鲜空气，一面又受着长辈们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和重压。即便他们身上滋长出某些具有

“当代性”的品质，也如同石头下的小树秧，只能艰难扭曲地生长。这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请允许我冒昧地说一句：那种笔直生长如“钻天杨”的少年新人，在当今社会上恐怕很难找到；而“扭曲生长的小树秧”，则所在多有。文学创作不是要坚持真实性吗？作者在生活里尚未发现“钻天杨”式的少年新人，怎么能写出来呢？

如果说，只有写“钻天杨”才算写少年新人形象，那就势必促使作者走两条路：一是将人物理想化。一定分寸的理想化是可以的，甚至应看成典型化题中应有之义。如《蓝军越过防线》、《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等，大概就属作者经过理想化处理过的作品。但是，超过了“一定分寸”，作品就会失真，从而不能说服人了。另一条路是设想几条“少年新人”应具备的条件，凭空“创造”模式化人物，这就必然走到概念化、图解化的老路上去。不幸的是这种“新概念化”的作品，近两年竟也冒出来了！我对此很耽忧，我们吃概念化的亏，难道还少吗？

请别误会，我并不反对塑造当代少年新人形象。我只想强调，写什么都必须尊重艺术规律，从生活出发。还是那句话，作者只有写自己的生活实感，才会写得好。可惜，我们的一些同志，总是用“钻天杨”做标尺，去衡量你写的是不是新人。“扭曲生长的小树秧”就不算新人了吗？不见得！照我看，这种“小树秧”比起“钻天杨”来，根子扎得更深，更不怕风雨，更有生命力，自然也更真实可信。鲁迅先生早年批评过的“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至今依然束缚着我们的头脑。因之，某些作品里出现的少年新人形象，多是“新”得十分完美，其境遇也十分顺利。但那形象却缺乏动人的艺术力量。

塑造当代少年新人形象，已经提倡了好几年，千呼万唤难出来，编辑着急，作者苦恼，委实可叹！但是，新人的标准谁也说不清楚。我们不能继续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去“设计”新人的模式了！还是强调目光向下，在生活里观察、体验一切人，从中发现变革时代赋予人们的新素质、新个性，并如实地、历史地反映出此种个性

赖以产生、发展的典型环境吧！至于你写出的人物是不是被承认为“新人”，且不用去管它。

三、“淡化情节”还是“强化情节”

“淡化情节”是小说创作的现代手法，最符合“现代审美观”，这是当前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有人提出疑义：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读者，大多喜欢看情节性、故事性较强的作品，一味地将情节淡化，不就会失去大批读者吗？

这个问题涉及到儿童小说艺术手法的创新问题，很值得讨论。

照我看，小说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小说以塑造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见长，如《新星女队一号》，给读者留下印象的，是那个敢想敢为的女孩子。有的小说则以故事见长，常新港的《独船》似可归入此类；这个作品令人难忘的，是那个动人心魄的悲剧故事，人物尚在其次。还有的小说既非以人物，也非以故事见长，而是以一种情思或意境见长，如丁阿虎的《祭蛇》，透过一个类似闹剧的场面描写，表现了一伙农村孩子的爱和憎，别有一番情致。这几种作品，在艺术手法上，我认为无分高与低，都可以存在。写得好，也都可以符合“现代审美观”。

据我所知，《祭蛇》发表后，在读者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怎能说“淡化情节”的作品没有读者呢？但这篇小说曾遭到五家刊物的退稿，最后才在《东方少年》上发表。这又说明有些做编辑工作的同志，头脑里有一种小说的既定模式，把《祭蛇》之类不合那个模式的，从小说里“开除”出去了！再如曹文轩的《古堡》和程玮的《白色的塔》，也属“淡化情节”的作品，这篇作品采用了象征手法，象写意画，对生活的反映重“意”而不重“形”。我是喜欢上述三篇作品的，因为它们作者在艺术手法上，有新的探索。我们的儿童小说写法，太单调了，多一种新的样式总归是好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淡化情节”在艺术手法上是创新之一种。但不能就此认定唯有“淡化情节”才是“现代”表现手法，契诃夫的《万卡》，不也是“淡化情节”